

# 嘉農棒球隊的台東阿美族球員 林清嵐先生訪談錄

高克武、孟峻瑋  
國立臺灣體育學院體育學系

## 摘要

嘉農棒球隊自 1928 年創立以來，即有悠久的傳統歷史，1931 年就拿下全台高校棒球冠軍，進軍日本甲子園奪得亞軍。隨後又三度晉級夏季甲子園，另有一次進軍春季甲子園。嘉農這段輝煌的棒球歷史，培養出不少台灣和原住民球員，而阿美族裔的林清嵐即是其中之一。出生於 1925 年的林清嵐，見證了後期嘉農棒球隊的運作，不僅對當時棒球員的養成過程有深刻體悟，也對當時日本政府的改名政策和隊中的族群關係提出見解，可供後人參考。

**關鍵字：**嘉義農林學校、阿美族、棒球、日治時期

訪談時間：2010 年 1 月 22 日、2010 年 1 月 28 日、2010 年 2 月 22 日  
2010 年 5 月 13 日、2010 年 9 月 23 日

訪談地點：台東縣台東市

## 壹、嘉農棒球隊簡介

嘉義農林學校（簡稱嘉農或 Kano）成立於 1919 年，擁有悠久的歷史，1928 年 4 月嘉農成立了第一支棒球隊，第一任的棒球隊教練是在學校裡頭教代數科目的安藤信哉老師，然而成績並不突出。真正讓嘉農不再成為常敗軍的是一位名叫近藤兵太郎的教頭，在擔任嘉農棒球隊之前，曾經是甲子園名校松山商的教練。這一位出自於名門且有多年教球經驗的老師到嘉農，似乎一夕之間就讓嘉農棒球隊脫胎換骨了，他不但讓嘉農棒球隊展現台灣棒球的實力，也創造出棒壇的奇蹟（林華韋、林玫君，2005，頁 91-94）。

當年嘉農「野球部」成立時，成員有鈴木浩一、岡本武雄、廖登燕、李詩計、上松耕元、吳明捷、真山卯一、東和一、鈴木孝一、辻茂、岡本良雄、穀口邦男、佐藤兵作等人（林華韋、林玫君，2005，頁 3）。這些嘉農棒球隊首批球員有內地人（日本人）、高砂族（原住民）和本島人（台灣人），「民族融合」是這支球隊最大的特色，它打破了過去大部份是由日本人所組合而成的棒球型態，因此又被稱為「三族共和」棒球隊。嘉農可說是盛產原住民球員的球隊，前前後後 22 名原住民經過嘉農棒球隊的洗禮，並且有不少人在戰後為東部棒球奉獻心力（台灣棒球維基館，2009 年 12 月 24 日）。

1931 年「近藤的嘉農隊」第一次出現在球迷面前就勇奪甲子園大賽的台灣代表權，也讓過去舉行十二年的台灣地區冠軍都由北部學校包辦、「冠軍錦旗不過濁水溪」的傳統為之打破。該年嘉農代表台灣區出征到日本參加甲子園，一路過關斬將殺進決賽，也是第一次出現台灣地區代表隊爭奪冠軍，雖然決戰敗給中京商業只獲得準優勝（亞軍），但嘉農球員所展露出來的旺盛鬥志，耐戰的韌性與飛快的腳程都讓全場球迷稱讚不已，創造出臺灣棒球有史以來最輝煌的紀錄（林丁國，2006；林華韋、林玫君，2005，頁 8-37；孟峻瑋、曾文誠，2004，頁 43-51；高正源，1994，頁 65-75；謝仕淵、謝佳芬，2003，頁 43-46）。

緊接著 1933、1935 及 1936 年嘉農四度得到這項榮譽，其中 1936 年春夏兩次嘉農都是代表隊，所以嘉農棒球隊總共是五次打進甲子園。林清嵐雖然沒有趕上 1930 年代嘉農的黃金期，然而做為那個時代的見證人，憑藉參與棒球隊的經驗，提供非常珍貴的資料。



嘉義農林學校大門口（林清嵐提供）



嘉義農林學校校園（林清嵐提供）

## 貳、個人和家庭背景

林清嵐於 1925 年 7 月 5 日出生於台東市馬蘭部落，阿美族的名字為烏久（ウチヨ），一直到十二歲時才有日本名字叫和田清，國民黨來台之後才使用漢名，因此共使用過三個名字。

父親在糖廠擔任巡蔗園的工作，母親在田裡務農，而且兄弟姊妹都有讀書，排行老大的大哥在日本大阪讀書，老二去日本時入軍營參加第二次大戰，他本人排行老三，老四則是女生，她是台東女中第一屆畢業，進入師範學校，出來當老師。學費成為家中主要的問題，當時大哥讀大阪的夜間中學，父親只好將家產八分地變賣，供子女讀書，如果不這麼做，恐怕無法進入五年一貫制的中學就讀，不像現在的小孩有公費補助就學。

林清嵐本來就很喜歡棒球，只要是運動方面都很喜愛，還未就讀國小時，即獨自一人到棒球場看比賽。1933 年進入馬蘭公學校（現在的新生國小）就讀，一直到 1938 年進入台東公學校（現在的東師附小）高等科都在打棒球，可以說從小到老都在打球。國小三年級時，就在球場為成年社會球隊作撿球員的工作，當時台東少棒就已經有比賽，從四年級開始，一直到高等科學校二年級一直都是擔任投手。因為這是當時日本人統治台灣時推展的運動，他們看到一些原住民很有天賦，就集合一些人來訓練，不只是大家喜歡棒球，主要還是日本人對棒球運動非常重視。林清嵐國小三年級時，因為當時他跑步的速度很快，受到石井老師的注意，而被鼓勵加入棒球隊，那時候的日本人只要發覺你對運動有天賦，他們就有意培養你，當作自己的小孩一樣栽培及照顧。

## 參、進入嘉農

在台東公學校高等科畢業之後，看到很多前輩在嘉農打棒球，如郭光也等。當時自己也想要去嘉農打棒球，所以才在高等科二年級就去報考嘉農。那時有四位選手（兩位原住民、兩位漢人）報考，而田村先生（馬蘭隊員林益千的舅舅）就是其中一位一起報考的同伴，當時嘉農只錄取兩位選手（一名原住民，一名漢人）而林清嵐就是那位被錄取的原住民，可惜的是另一位台東過去的陳姓同學，在二年級時就過世了。那時通過棒球測驗的人學很不容易，因為日本人並不公平，有些人實力很好而沒有被錄取，但一些日本同學實力比原住民差的，還是被選上，這就是不公平的地方。

當時林清嵐才十五歲，就讀一年級，本來五年一貫的中學教育，但在戰爭時期改為四年，因此在四年三個月時就與四年級的學弟一起畢業，回

到台東之後就在都蘭國小當老師。但剛好當年日本在台灣辦理第一次徵兵制，受教育的中學畢業生都必須經過軍中的考試，經受訓三個月成為幹部後補生，也就是準尉的位階，之後才能正式成為軍中幹部。後來因戰爭的關係，受訓之後就回青木部隊的武內斬込隊，沒多久日本就戰敗，因此未當少尉軍官。

林清嵐覺得每一位選手實力都差不多，雖然種族多但球隊有學長制度，加上非常嚴厲的總教練近藤兵太郎先生，就因為有那麼嚴格的教練，所以在球場上，常常表現不好時就被打，當時林清嵐曾向父親說不想打球想回台東，父親則回答說：為了你們把土地都變賣了，為何不能忍耐，努力加油吧。因此想到錢得來不易，只好咬緊牙根再苦也要撐下去。那時候，每當到了晚上想到白天所受的痛苦日子就想哭，當時戰爭時期物資缺乏連米飯都不夠吃常常肚子餓，尤其餓的時候更想回台東，但是現在回想起來，如果當時就放棄掉，就沒有今天的自己，還好聽了父親那一番話，最終忍耐堅持到底。

學校非常支持球隊，因為學校的知名度都是棒球隊打響的，所以學校全體師生組成後援團及啦啦隊，特別賣力支持，那個時期其他學校聽到嘉農就會特別禮讓，這也是從前輩陳耕元（上松耕一）、楊吉川（吉川武揚）時期打下的基礎，因為他們當時球技都不錯，還能去日本甲子園且還得名，也代表台灣去菲律賓比賽，到後期球場上的威風就不如他們了。

當時進入嘉農就讀，學費完全要自費，而林清嵐的學費是靠家裡賣了田地才有錢繳，手套是撿來的，而且已經破損非常嚴重，在當時手套、釘鞋要自備，學校不供應。另外凡能進入嘉農讀書的人，都是有一定的程度，所以在校都以日語為主要語言，沒有人不會講日文。

在嘉農時上午上課，下午則到農場研究如何種植蔬菜，直到 16：30 分下課，就跑到離學校四公里的球場練球，絕不能走路，每天的生活作息都如此，尤其當時阿美族的選手只有林清嵐一人，所以有很強烈退隊的想法。要不是父親的堅持，才有勇氣繼續讀書與練球。



林清嵐就讀嘉農時期的學生照（林清嵐提供）

#### 肆、總教練近藤兵太郎

其實在嘉農畢業之後，林清嵐想到過去在接受訓練時，被近藤教練打，甚至還說歧視的話語，例如：番人回去山上吧！他說高砂族的鼻子很靈，在山上求生沒有問題，用嗅覺就能找出水，當時這些話其實是在挖苦、諷刺原住民，聽了真的很生氣。

當時對他嚴格的訓練或被挨打是很辛苦，但畢業之後想到這位教練就非常懷念，若不是他那麼嚴格的訓練球員，也許就無法懂得為人處事的道理，因此非常佩服他。在嘉義他是一位最嚴厲的教練，記得有一次要到臺北比賽，在火車上若有外籍人士他會要求外籍人士讓位給選手坐，他就是那麼的照顧選手，真叫人打從心底感動，教練不會無緣無故亂打人，做錯事情一定先問清楚才處罰，練球時動作的要求很嚴格，它會不斷地重複做，直到滿意為止。

嘉農以前練完球時，還要做一小時的訓練研討，討論訓練的優缺點，首先由近藤教練主持，再由前輩主持，當時只有林清嵐是阿美族選手，心理的痛可想而知，但是真的非常感謝父親的支持與鼓勵讓自己完成學業。父親認為八分地賣了，你就是代表我們家的那八分地了，父親的這一番話，會告訴自己一定要忍耐，以前那個年代阿美族的老人，總會勸小孩不要讀書，要幫忙家人耕田，因為實在是沒有什麼經濟來源，但父親卻選擇賣掉家裡的田地，鼓勵孩子念書。要不是父親的鼓勵與支持，應該是沒有現在

的自己。

練球是非常快樂的事，但是肉體的痛苦真的無法忍受，林清嵐認為以當時那種訓練的方式，換成是自己的小孩，就絕對無法承受，所以他會勸自己的孩子不要打球。記得當時在球場上若表現不好時就被罰跑球場外圍十圈，那時嘴角都流白沫了，跑完之後教練還餵滾地球二十分鐘，真的很受不了，因為所有的滾地球一定要接住，否則一定要用身體檔球，因此他的胸部仍有硬塊，這是想退隊最大的原因。

至於學長學弟制方面，如果後輩犯錯，等回宿舍時大家集合先問清楚犯錯的事情，然後前輩才用拳頭直擊胸部，不僅是嘉農如此，其他學校應該也是類似狀況。日治時期的球隊就是這樣，尤其走路時雙眼不能正視學長，眼睛視線要放低，如果被發現你在正視他們，那就等著被挨揍，這是比較可怕的地方，這就是嚴格要求學弟對學長要有禮貌。

## 伍、日本政府的改名政策

日本政府的規定是若能改日本名，就可代表日本國民，也可以去當兵，享有日本人的權益，完全要符合當日本人的規定。程式是由學校行政人員，通知教練，要求學生改名。當時原住民同學全都改了，但有些漢人沒有改，而學校也沒有強迫漢人改。<sup>1</sup>

規定是要改名，但平地人並不完全同意改名，所以日本人與平地人常發生打架事件。其實平地人本來的名字就有文字姓氏，可以不改，但原住民的姓氏沒有文字，所以若是不改日本名字，就無法有姓氏文字記載，因為當時原住民的名字，只能用日文拼音而沒有中文發音的姓氏。只好改日本名，以求姓氏統一。<sup>2</sup>

日本人的姓氏是用漢文，而原住民沒有漢文名字，所以原住民沒有所謂的文字姓氏。認真說起來，原住民家族沒有姓氏，因此整理家族的成員較困難，有了日本姓氏之後，自然戶政就好管理。也知道祖父母是誰，較好辨認。若當時用原住民的名字加上祖父母名字，那字音就多了，例如現在原住民的名字如果用中文拼音，有些可能用八、九個中文字才能寫完一個名字。

由於朝代的不同，國民黨政府當然也要把原住民變成中國人，因為名字太多，可能會很複雜，國民政府為求統一，所以把日本名改為中文名，

<sup>1</sup> 據周婉窈（2002，頁 58）的粗略估計，當時台灣人改成日本姓名的人口約介於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七之間。

<sup>2</sup> 以 1931 年嘉農球隊為例，吳明捷和蘇正生都維持漢名，但卑南族陳耕元（上松耕一）、阿美族東和一（藍德和）、真山卯一（拓弘山）和羅保農（平野保郎）都是以日本姓名上場比賽。

至於姓氏是自己家族的決定，由最長者決定，或由當時的戶政人員幫你決定，因為當時原住民有許多文盲。

林清嵐名字的由來是因為「清」是日本名，「林」是大嫂的姓氏，因為她是漢人，所以整個家族全部姓林，至於嵐則是自己取的，起因是在都蘭國小任教時，由於頭髮很多，與日本話「阿拉系」(arashi，頭髮長的人叫阿拉系)意思相同，所以自取為「嵐」。

## 陸、日治時期的族群問題

早期所以會有衝突，是因為漢人會用歧視的言語罵原住民「番仔」，以前原住民被稱高砂族，日本人稱番人，但漢人罵原住民「番仔」是最生氣的地方，尤其走在街上都會被漢人指指點點的。

1938 年，基於推廣體育精神、符合市民看球期待等因素，嘉中與嘉農有定期性的對抗賽(台灣日日新報，1938 年 4 月 26 日，12 版)。嘉中的學校就在嘉農球場旁邊，而嘉農卻離球場很遠，嘉中打球的球員大多是日本子弟，通常他們是打不過嘉農的，林清嵐記得一年級時，嘉農學長與嘉中球員在火車站前打群架，打的非常激烈，原本只是兩隊少部份的球員，後來愈來愈多學生參與打群架，所幸無人帶武器，當時員警也在場，也不知道為何事發生衝突，只知道有人被石頭丟到滿臉都是血。前嘉農球員洪太山也有如此感受，認為打敗嘉中會有擊敗日本人的味道(謝仕淵，2007 年 1 月 17 日)。

在當時，所有在球隊的選手，不管漢人、日本人、原住民都是一條心，在球場上看不出有其他民族意識的表現，因為一心一意只想把球打好。但是在社會上，漢人比較不承認日本人，原住民是少數民族，所以就更有民族意識的表現，只是骨子裡還是認為自己是日本人，為什麼會有這種想法呢？那是因為日本人給原住民的教育非常徹底，尤其是把日本教育融入在生活與思想中。

如果以球隊的立場來說，應該看不出有什麼分別，大家認為是同一個球隊，接受訓練時只談要團結，代表學校參賽，但是在一般學生裡，就會有種族之分了，所以在校外常常發生打鬥事件。由於近藤教練對棒球隊的嚴格訓練，所以光是接受訓練大家都已經是筋疲力盡了，根本沒有多餘的心力去談論對日本人的認同感，滿腦子只有棒球。

大家到了球隊就不分族群了，很自然的互相照顧變成朋友，根據林清嵐的觀察，日本人的教育很徹底，所以在球隊裡沒有你我之分，但離開球隊之後漢人比較有心機，日本人就單純多了，一就是一，而漢人比較有功

利心態。但在球隊裡大家一條心，對週遭的人，就沒有什麼特別的想法。



1941 年嘉農棒球隊成員（林清嵐提供）

## 柒、日治時期的國族認同

關於日治時期的國族認同方面，當時日本人來台灣時，原住民人口少，也沒有當兵或徵兵之事。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，才有自願服役或徵兵之事，由於當時日本人看到原住民的身體強壯，而且當時原住民的年青人，除了農事之外，就沒什麼事可做，大部份都在部落裡晃來晃去。看到有些人去當兵，好像國家很重用他們，所以許多年青人也想去做自願役，反正在家沒事做。但是到後來，聽到這些自願役到戰場死了很多人時，就沒有人再想去自願役了，所以日本政府開始用徵兵的方式。林清嵐就是在第一期徵兵時入伍的，當時日本政府規定凡滿二十歲就要入伍，在早期他的哥哥（日本名為和田靜夫，原住民名字為馬德里 Maderli）被日本人招兵到日本參加海軍，還參與過南洋戰爭，結果他們的船被美軍擊沈了，當時船上有許多原住民的士兵，那時才覺得他們有被騙的感覺，其實應該說，日本人懂得利用人性的弱點來說服他們。

過去當兵確實沒有強迫，均是自願者較多，要日本國民祭拜英靈，這是應該的，但是林清嵐的看法認為，原住民當時受到自願役人潮的影響，大家都想去自願役，其實說穿了，是日本人利用原住民的無知及單純的思

想，認為這是報效國家最好的機會，所以大家爭先恐後報名，甚至未滿十七歲就報名參加，他的哥哥未滿十六歲就去日本當海軍，如果認真想起來，那時的原住民真的很笨，不會想。當時日本人並沒有強迫一定要去當兵，是自己硬要自願入伍，結果都是在前線當炮灰。

在那個年代，確實會覺得自己是日本人，尤其從日本比賽回來後，回台東就覺得自己高人一等。漢人也有這種心態，那時候只要全家人會說日語，就在家門口貼上一張「國語之家」的標語，也是代表榮耀。<sup>3</sup>林清嵐家門前也被貼上，同樣感到非常光榮。至於原住民效忠日本天皇和為日本帝國作戰，主要是日本人對原住民的教育徹底成功，認為報效國家是一種榮耀，使一些年青人爭先恐後自願從軍，當時很多原住民的青人，被教育成效忠日本國家為目標，這確實是日本的教育最成功的地方。

如果日本與中國教育的比較，林清嵐認為前者的教育者是真正在培養國家有用的人才，而後者的教育者很輕鬆，已經沒有戰事，只有每個月等領薪水，學生是否為國舉才就無關緊要。時代不同了，現在都在談自由民主，所以人們的心傾向於民主化，前後兩個時代，完全不同。過去的人到了這個新的年代，也許日本人說的近朱則赤來比喻人們受時代不同的影響，所以到現在日治時代的思想也慢慢的在改變，接受新的想法，自然地覺醒自己不是日本人了。

中國人的理念與思想的改變，也是自然而然形成的，原住民非常單純，只要政府規定什麼，就會很認真的去執行，但還是有人認為日本人的教育比現代教育好，而不承認中國人的理念，林清嵐就是其中之一，但是現代的教育也有好的。就帝國主義與民主主義來說，現代人當然認為現代的民主主義最好，因為比較自由。

## 捌、台灣光復之後

那時已在都蘭國小當老師，當時很多人喜歡國民政府，因為日本人的教育很嚴而且會打人，所以在嘉農的老師回日本之前，被台灣的學生打的很慘。而國民政府 1945 年來台灣之後，官方語言改用國語，深深感受到會講國語的人，有高高在上的感覺，在學校教學必須用國語，因為語言的關係，慢慢有那種無力感，就是語言不通所造成的。

最先在都蘭國小當老師，之後就去當兵（少尉），退伍後又當老師，曾在卑南國小及利吉國小任教，後來因公家機關需要一名原住民翻譯，因為當時大多數的原住民不懂國語，因此就去監理站工作直到退休。在工作的

<sup>3</sup> 採訪者一再確認是否為「國語家庭」，但林清嵐堅持家門前的標語為「國語之家」。

期間曾被漢人誤解為何原住民考駕照都能順利過關，其實是因為當時並未設置一名漢人翻譯員之故。

光復之後，林清嵐參加過大大小小的比賽，台東的山地盃也參加過無數次，總而言之他的打球生涯一直到四十歲。有代表過台東隊參加台灣全島棒球比賽，是由漢人出錢與縣政府聯合組隊的，也就是當時的省運會。

當時台東隊還借調楊傳廣參加比賽，因為林清嵐與郭光也、柳盛遠三人商量，認為楊傳廣不錯，當時他是棒球選手兼田徑，跑步速度快，後來在臺北比賽時被人發現他的腳程，所以被田徑國家代表隊網羅，當時他在田徑代表隊中的地位是無人能比的，也因此他回台東時所表現高傲的姿態和不屑一顧的態度，導致馬蘭部落很討厭他，後來楊傳廣也沒再參加棒球隊了。<sup>4</sup>當時年輕一代的好手就屬楊傳廣最強，不管投球、打擊、跑壘都屬頂級，但反應較遲鈍，所以在跑壘方面常常造成出局。其實楊傳廣的父親也是打棒球的，原住民名字叫哈奈，守備位置是投手，而且是左右開弓的投手。

有關日治時期和國府來台後兩個時期球員的差別，林清嵐認為前者著重運動的精神，光復後的棒球選手只重視技術的訓練，這是兩者最大的不同點，如果在球場上不重視運動員的精神，那就產生不了鬥志，這些是光復後的球員所欠缺的，打球還是要具備運動員的精神表現比較好。

## 玖、結語

身為高齡八十五歲的阿美族棒球員林清嵐，至今是唯一打過嘉農而倖存的台東球員，作者有幸地在其有生之年訪問到這位長者，可說是彌足珍貴。雖然自 1990 年之後，有關台灣棒球史的書籍和論文越來越多，但資料來源很多來自官方檔案、報章雜誌和二手資料，口述歷史的東西卻可填補現存歷史檔案的不足，希望能透過當事者的歷史經驗來瞭解那個年代，以及那個年代發生的事情。以林清嵐為例，他見證了當時棒球隊的改名政策、島內的族群問題和政權交接後的調適，這些都是很貼身且寶貴的經驗。尤其日治時期的球員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慢慢凋零，研究者必須加緊腳步進行口述歷史的記錄，共同保存這份無價的文化資產。

---

<sup>4</sup> 資深記者蘇玉珍在其書中《破冰》(1999, 頁 291-304)，也有描述於 1964 年東京奧運期間，楊傳廣和其妻子周黛茜對台灣記者表現出不友善的態度。

## 參考文獻

- 《台灣日日新報》，3 版，(日文版)，1938 年 4 月 26 日。
- 台灣棒球維基館 (2009 年 12 月 24 日)，〈嘉義農林棒球隊〉。2010 年 5 月 10 日，擷取自：  
<http://twbsball.dils.tku.edu.tw/wiki/index.php/%E5%98%89%E8%BE%B2%E9%9A%8A>
- 林丁國，〈從「嘉農」看日治時期台灣棒球運動的發展〉，《台灣史料研究》第 28 期 (2006 年 12 月)，頁 67-111。
- 林華韋、林玫君編著，《典藏台灣棒球史—嘉農棒球 1928-2005》(臺北：行政院體育委員會，2005 年)。
- 孟峻瑋、曾文誠，《台灣棒球王》(臺北：我識，2004 年)。
- 高正源，《東昇的旭日：中華棒球發展史》(臺北：民生報社，1994 年)。
- 周婉窈，《海行兮的年代》(臺北：允晨文化出版，2002 年)。
- 謝仕淵，(2001 年 1 月 17 日)。〈跨世代的傳承與榮耀—台灣「貝比魯斯」洪太山(二)〉。2010 年 5 月 3 日，擷取自：  
[http://twbsball.dils.tku.edu.tw/wiki/index.php/%E6%A3%92%E7%90%83%E5%B0%88%E6%AC%84/%E9%96%8B%E6%B8%AF%E8%AC%9B%E6%A3%92%E7%90%83/013\\_2-%E8%B7%A8%E4%B8%96%E4%BB%A3%E7%9A%84%E5%82%B3%E6%89%BF%E8%88%87%E6%A6%AE%E8%80%80%EF%BC%8D%E5%8F%B0%E7%81%A3%E3%80%8C%E8%B2%9D%E6%AF%94%E9%AD%AF%E6%96%AF%E3%80%8D%E6%B4%AA%E5%A4%AA%E5%B1%B1\(%E4%BA%8C\)](http://twbsball.dils.tku.edu.tw/wiki/index.php/%E6%A3%92%E7%90%83%E5%B0%88%E6%AC%84/%E9%96%8B%E6%B8%AF%E8%AC%9B%E6%A3%92%E7%90%83/013_2-%E8%B7%A8%E4%B8%96%E4%BB%A3%E7%9A%84%E5%82%B3%E6%89%BF%E8%88%87%E6%A6%AE%E8%80%80%EF%BC%8D%E5%8F%B0%E7%81%A3%E3%80%8C%E8%B2%9D%E6%AF%94%E9%AD%AF%E6%96%AF%E3%80%8D%E6%B4%AA%E5%A4%AA%E5%B1%B1(%E4%BA%8C))
- 謝仕淵、謝佳芬，《台灣棒球一百年》(臺北：果實，2003 年)。
- 蘇玉珍，《破冰：資深新聞人蘇玉珍的報緣與球緣》(臺北：商智文化，1999 年)。

---

主要聯絡者：孟峻瑋

聯絡電話：0910-031910 E-mail：chunweiyu@yahoo.com